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考察报告



郝苏民 总主编

传统与现代的语境： 西北少数民族女性民俗与社会生活

● 文化 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学术丛书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考察报告

郝苏民 总主编

传统与现代的语境： 西北少数民族女性民俗与社会生活

文化 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与现代的语境:西北少数民族女性民俗与社会生活/文化编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3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考察报告”系列/
郝苏民主编)

ISBN 978-7-311-02948-7

I. 传... II. 文... III. ①少数民族—女性—风俗习惯—
调查报告—西北地区②少数民族—女性—社会生活—调
查报告—西北地区 IV. K892.44 D44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9187 号

传统与现代的语境:

西北少数民族女性民俗与社会生活

文化 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8912613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125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237千字 印数:1~1000册

ISBN 978-7-311-02948-7 定价:15.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学术丛书
编 审 委 员 会

主 任：金雅声

副主任：赵德安 郭郁烈

编委会办公室主任：马国柱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洪志 马国柱 尹伟先 牛 锋 王彦斌
何 焯 杨具田 金雅声 赵德安 贺卫光
郭郁烈 林 斌 曹 纯 谢玉杰 斯琴孟和

出版说明

西北民族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民族大学,50多年来,秉承“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突出特色,服务民族”的办学宗旨,以重点学科建设为龙头,巩固提高基础学科,着力突出特色学科,大力发展应用学科、高新技术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形成了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特别是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学科体系和布局。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交流学校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与特色,现以丛书形式反映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部分成果,以期得到学界的赐教。

总序

邰苏民

23年前,原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创办了西北民族研究所(1984),其动机原本出自对“十年动乱”反思后的一个学科基本建设之举。所名还是其时国家民委领导批定的。这个反思的根据就我们当时的主旨,是出自这样一种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建立肇端,代表中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权,一反千年封建王朝和1949年已全线崩溃的国民政府大民族主义的统治惯制,要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民族政策。于是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干部的迫切急需成为一切的首要。为此,应运而生了民族高校的创办。共和国第一所民族学院,便是西北民族学院。应该说,民院类型高校群的产生,确系中国教育史上最崭新而光辉的一页。然而令人难解的是,从成立伊始的1950年,直至1984年前,本身就体现着新中国全新民族观与政策的西北第一民族性高等学府——西北民族学院,却未曾有过科学意义上成体系的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专业建制与教学队伍的组建!虽然学科建设上的这种“畸形”,责任与损失并不都来自学院本身与办学者个人,它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学科的遭遇完全是一致的。但“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的确对有志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人们是一个极大鼓舞。1984年西北民院西北民研所的创办,便是当时本院民族学与教育工作者学术心愿的首次圆梦!

发展的道路又总是曲折的。意外的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却带来了所谓“全民下海”(单位创收)的冲击,一时捷足先登者从办班中捞上的第一桶金,曾诱惑了不少当时本在坚守岗位的教师。希冀重建人类学的敢想者中也出现了教学与科研比重的意见分歧,科研经费和基础建

设等问题无从提上日程的迷茫,凡此直接涉及到成员们工作量、课时、职称等切身利益的不平与困惑。自然,复杂的表层不能掩盖其简单的内因:历史关头老校如何“新生”,学校未来整体发展如何构架?民族性老校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时代使命的角色该怎样定位,哪些是理性实证了的真正“拳头”专业?应恢复、重建哪些机构?又该急速补缺扩建哪些必有的学科?……实话实说,这些本为教育、办学内行领导的例事,却在引谁何人、该谁来办事等人事关系上纠缠不前。这里的专业人员一时被这些“不大不小的问题”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空待大好时机的流失……。

事情原本还有另一面,当时,一是全国高校教学改革如火如荼;二是部分研究者受全国学界大好形势感染不甘心无所作为去坐地搞“创收”。经过彷徨、内外沟通、酝酿,再经过“年年五月换领导”的“阵痛”,终于在1998年10月,借教育连续改革热潮启动和校方领导的支持,以放弃原基础资料设备和经过整整几个年代的整合队伍,研究所名称、建制和大部分成员为代价,仅从其中三、五青年学术同道加个别老先生,走出西北民研所重新组合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系、所合一的机构。这个人类学·民俗学名称的出现,为这个“共和国首座民族高校”办学近半个世纪后首次整合,填补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教学空白;也在民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的学科建制化。不久,在费孝通教授力荐下,又借教育部为北京大学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与北大合作在西北重镇兰州举办第六届高研班。费先生煞费苦心,目的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大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开创;二为对开发西北的研究培养专业人才。费老亲临我校为我系揭牌,并在会间主题讲演;召开来自大西北各地青年的各类型座谈会,谈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专业人才的重要和迫切的意义。他语重心长、苦口婆心,这给我们学科建设者们以极大精神支持和学术“扶贫”。

1990年我们曾首获民间文艺学(含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钟敬文、马学良、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惟图学术的胸怀和勇气,成了真正“助

人成功”的关键),1991年即开始招收民俗学研究生的教学。鉴于我们对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化(含民俗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多元现状及其特征的本土理解,在组织教学与科研上,确定了重视田野作业,开辟民俗志积累,坚持多民族地域多元文化特色,从头打好学术基础建设的发展思路。再加上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点的逐步开拓与社会学教学的开办,我们打通了三门学科的交叉,为以往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传统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多作为讲座课、选修课的惯例,以每位研究生的旨趣和优长(或民族、或地域)为本定其专业研究方向。随着实践的延续果然局面顿开。至2006年,这个教学点共招生了13个民族的110多名学生,已毕业者近三分之二以上成为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考博对象,他们分散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山、复旦、南开、中央民大、华东师大、东南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攻博、“进站”。这一集中现象是西北民大创办以来其他院系、专业所未曾有过的!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人、训练队伍的同时,积累了不少以专业要求采集到的比较有质量的田野民俗志的新资料。尤其近年来,在费孝通教授提出西部大开发中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的问题后,我们在承担了“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内民俗部分的任务中,更坚持了研究生们在导师指导下发挥地方性知识和语言无障碍的优势,深入生活第一线零距离现场考察的专业训练的学风。民俗学研究生教学实践,在历练了教学骨干的同时,区域民俗志资料的成果,累累结枝。

我们这个系(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奋斗,借助全国形势好转带来的时运,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我们把民俗学的整体学科建设、发展的路子,摆脱开往昔传统上仅从“文学”上先入为主地惟以“民间文学”以带动民俗学的旧教学轨道,借鉴相近学科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优势,既互相交叉渗透,互促发展,又各自保持相对学科独立地发展轨迹。我们用超强的劳作先后开办出游牧、农耕、人口较少民族等民俗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类型;民族、宗教、文化、家庭、妇女、影视、民间艺术(美术、工艺、歌谣、戏曲舞蹈)等专业方向,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 student 学养的丰厚、“一国多民族”的整体性大视野提供空间,以适应转型期人才市场的多样需求。目前,我们除

已有的民俗学研究生点外,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等的硕、博士生都在培养之中。

这五年来,我们有北大、北师大、中央民大等高校相关先进专业和其中名师们的协助和具体帮助,在大开局面中崎岖前进。我们的民俗田野,涉及到西北各民族地区外,也借主题的需求而波及到除大西北外的内蒙古、四川、湖北、福建、山西、山东,甚至东北各地。在物质条件极不足的状态下,坚持依靠业内同行经办好我们的专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获得学界广泛认同。又一个十年教学实践使我们自认为:虽也无法回避此法、此路离幸得领导“助人成功”好运终有距离的艰辛事实,但各高校圈内同行认可的这个路子,亦可视为一种有益的中国学术经验。

当前,高校在一阵扩招、扩办、并校、升级之后,似乎出于“冷思考”地把高校分类为几种发展类型,学校被划进某个类型后,即将在某类型框子内以行政“规范”去“游戏”。各校内各学科、专业之间大约已有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是将随所属学校类型“一刀切”去存在、发展,还是以所属行业学科实际水平去“强强联合”(如同当年之“院系调整”)去整合?还是随其各校自主“挖墙”、“流动”、“自生自灭”?抑或已有资源自主存留等市场经济范式?……在如今高校领导层皆为内行、教授的现状下,其自主趋势如何发展,目前难以明朗。故,大抓学科建设、学科凝练之云的真正落实,看来确实在于是否哪级所属,在不在某种“工程”之内大有关系;至于教授今后走向,也和你现属哪块“风水宝地”关联在一起!虽说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对象全关乎到群体、社会、人类的大范围;但似乎此类学术属性,往往不像办体育、办艺术那样幸运;却是一种不大显露政绩的“孤独性”学问。……

好在,我们曾经的努力基于事实亦曾经地被其时认同过;“助人成功”之说,本为各自所指各有个人的认可。无论如何,师生风餐露宿的“田野”是汗水的播种。于是,我们将把部分学子为攻读学位而参予的调查报告,做学术规范和可读性的整理后,以一种资源回报给社会群体;也为这世变方激的新世纪之际,师生们从前沿生活大潮中舀出的这一瓢瓢底层的浪花,存留给来者而感到努力过的欣慰!我们自认为这一行动对学术浮躁尚不能一个早晨就烟消云散的今天,于师、于生、于

己、于众、更于学校之心，皆心同此理吧。若幸甚而存继续从业之机，我们随时准备用被边缘化了的文化行为寻求可认同的学术合作伙伴。

需交代的是，“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考察报告”系列的编辑，虽也曾得到本学界不少贤达鼓励、促成，但终因未能挤入“工程”类和“扶持”类，不足的经费导致了它无法满书“尽披黄金甲”的华贵包装及名人作序牵銜，只能是“素面朝夭”，以真人真事的朴实面孔迎接她的识者——广大读者了。

第一本集子，曾承蒙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博士建议配合“基础数据库”中民俗部分的采集，归入另一丛书出版，其余三集由兰州大学出版社统一出版；分别由老中青等策划、主编，青年教师马忠才、满珂等博士热情协助。西北民大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出版社责编先生们的慧眼、支持、辛苦都是感动于心的。我们：主编、撰稿人在此一一向他们致以中华民族传统式的抱拳和鞠躬了。

是可为序乎？如此而已。

于金城沙痕书屋 寓所

2006, 12月岁末

2007年元月修订

目 录

导言:为什么关注西北少数民族女性民俗与社会生活……	文 化(1)
蒙古萨满崇拜中的女性	文 化(4)
东乡族妇女教育与社会发展问题思考	文 化(15)
东乡族女童教育及其现实意义	文 化(23)
关于东乡族妇女社会参与现状问题思考	文 化(30)
青海和硕特蒙古人婚姻及其习俗调查	文 化(37)
青海和硕特蒙古人的家庭及其民俗现状调查研究	文 化(45)
青海蒙古族妇女生育习俗与生育观	文 化(60)
试论甘肃穆斯林家庭的人际关系	文 化(69)
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亲子关系探析	文 化(77)
哈萨克族妇女生育习俗调查研究	周亚成(85)
东乡族女性民俗传承研究.....	李 薇(116)
临夏市八坊回族妇女社会劳动参与与生活民俗现状调查	马东平(162)
昌吉市回族妇女社会参与后对其部分民俗生活变迁的影响	闫国芳(200)
长治市回族女性参与宗教生活的调查研究.....	毛巧晖(237)
后记.....	文 化(245)

导言：为什么关注西北少数民族 女性民俗与社会生活

文 化

一、从少数民族女性研究说起

“少数民族女性研究”一词，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确切的学科定义。什么是中国少数民族女性研究？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是什么？对此仍然没有明确的学科定位。因而，少数民族女性研究作为一个多学科、多层面、多领域的综合研究范畴，无法确定其是属于女性研究的分支，还是属于社会学的分支；是人类学/民族学的分支，还是属于民俗学的分支或是将发展为独立的学科。因此，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女性研究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即使在女性研究领域也是被边缘化了的。

尽管如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国际国内背景的变化，女性学在中国提出后，中国的女性研究获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研究范畴。随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少数民族女性研究得到了较好的关注，并成为许多专家学者们的研究焦点。少数民族女性研究组织和机构得到发展，逐渐形成了研究队伍；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涉及到婚姻模式与制度、生育行为、教育、家庭结构、宗教、社会参与等问题；研究理论和方法逐步丰富和更新，运用行动干预、运作式研究等新的视角，研究的方法趋于实证化，研究的应用性不断加强；研究论著相继问世。

然而,近十几年来,从少数民族女性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上来看,对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研究从总体上谈论少数民族女性或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尚未形成较系统、较全面的涵盖全国或区域性的少数民族女性群体与个体的研究领域。

二、用“传统—现代”模式去解读西北少数民族女性的尝试

以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目前也是处于众说纷纭的状况。由于从事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人员主要集中在民族研究领域,同时包括政治学、妇女学、医学、教育学、人口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因此从多学科切入,不同学科运用本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分析少数民族妇女问题,发挥学科整合的优势,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一大特点。又由于民族研究领域的学者担任了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骨干,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观察研究各个地域与民族中妇女的生活和文化,则成为近年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① 总体上来说,以往少数民族女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零散表述与分析方面,或关注社会性别、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深入探究非经济性因素——文化因素,对少数民族女性的影响,奠定了基础。这些也是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领域。

我们关注少数民族女性的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并非为了进行平面的文化表述。而是通过搭建“传统—现代”的解读视角,透过西北少数民族女性个体或群体显而易见的生活现实,观察解析女性特有的习俗对她们有何制约,又提供了何等机遇? 西北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性别认同与民族认同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到她们主体性的行为? 她们是如何在文化塑造和现实社会需求中得以生存与发展的? 就中国民族众

^① 方素梅、杜娜、杜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多,少数民族居住地域分散而言,“少数民族女性”是一个异质性较强的概念。同时“少数民族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对其进行分层研究亦是不可缺少的。也说明对少数民族女性的研究需要加强对非经济性文化因素的分析。

“民俗”和“社会生活”,正是“传统—现代”这一解读视角的标示话语。民俗是传统社会的文化底蕴,是传统社会的软规范。少数民族女性民俗的养成、民俗角色的养成、民俗的传承与控制,对于少数民族女性来说,是其在社会群体中从“生物人”变为“社会人”,从“日常生活”走向“社会生活”的桥梁。在这两种生活中,展现了女性的婚姻家庭、社会化过程、社会分层与流动、就业与文化教育、健康与发展以及所得到的公共政策等方面的生活画卷。

我们以“民俗”与“社会生活”中的民间文学、婚姻、家庭、生育、社会化、教育、社会参与、宗教生活等作为切入点,由15篇论文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这些论文有些是在各类项目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成果,有些是在通过实地调查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的相关内容;有些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些思考。这些论文,看似独立成篇,却又相互关联成为体系。

这本书凝聚了我们的愿望,想以此研究尝试解读西北少数民族女性民俗与社会生活,真实地描写、真实地展示……。

蒙古萨满崇拜中的女性

文 化

“萨满”一词,源于女真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的专有语词,后为国际学术界通用,在中国史书上最早见于南宋徐梦莘所撰《三朝北盟会编》一书。其词义说法多种多样。国内从凌纯声始释为巫的一种,其形态为“情绪颠狂”者,^①而富育光则认为其真正含义是“知道”的意思。作为萨满作为人和神的中介人,氏族祖先神的“使者”,其职能主要是维护氏族的安全和兴旺。

蒙古人对萨满有自己的称呼。称男萨满为“博”、女萨满为“渥都干”,通常称萨满教为博信仰、博崇拜。蒙古萨满信仰是有关蒙古人的古代思想意识形态、经济生活和习俗等诸方面的原始信仰。

以下仅就蒙古人的这一原始信仰中的有关女性问题试作简略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蒙古萨满信仰多神崇拜中的女性

萨满信仰是多神的泛灵信仰,其最根本观点是将人类生息的客观空间所存在的一切都认为是寓神之地。萨满信仰作为原始社会的原始信仰产生于母系社会时期,因而它的多神崇拜中女性大神崇拜占重要地位。

^① 参见富育光著:《萨满教与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一)自然崇拜中的女性

蒙古族萨满信仰中天崇拜(腾格里)是个非常重要的信仰。虽然蒙古族称天神为“额其格腾格里”(天父),但是从关于天体的古老传说、神话足以证明起初在古老的天崇拜中女性崇拜占重要地位。而称天神为“父”,可能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发生的变化。关于古老天体崇拜中女性大神崇拜的传说、神话,将在下面一节记述,在此只例举蒙古族萨满信仰“九十九”个天神中的女性神,来说明之。在文献资料和蒙古萨满信仰祷词中很难找到关于“九十九”个天神的完整记载。然而,我们从民间赞词中可寻觅到如下词语:“/向九十九个腾格里,/七十七个俄都根(渥都干)母敬献马奶……”^①可见九十九个天神中有七十七个女性天神。这个数字足以证明在蒙古族天崇拜中女性大神崇拜占极其重要的地位。女性天神具体如下:

嘎里嘎里汗腾格里(九至天神)

阿出尔腾格里(保护儿童的天神)

傲痕腾格里(女儿天神)

渥都嘎腾格里(握德干天神)……等。

另外,蒙古族萨满信仰中称大地为额赫嘎吉尔,直译是“母地”,又称为“渥都干额赫”,含意是“万物创造之母”,因而,蒙古人尊奉大地上的山川都加以神格化。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在此,女性大神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至今蒙古人还称大地为“额赫嘎吉尔”(地母)。

随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和繁荣,火神形象在许多民族中多数被尊奉为女性大神。蒙古族萨满崇拜中尊称火神为:嘎里嘎里汗额赫(火母)。认为是部族生存的“额吉”(母亲)。有这样的祭火祝词:

杭盖罕山只有土丘大的时候,

汪洋大海只有水洼大的时候,

参天榆树只有嫩苗大的时候,

^① 秦赤赤兀惕·满昌著:《蒙古萨满》(蒙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空中雄鹰只有雏儿大的时候，
大公山羊只有羊羔大的时候，
可汗用火石击燃，
皇后用嘴唇吹旺；
以火石为母，
以火镰为父；
以石头为母，
以青铁为父。
青烟冲入云端，
热力可达九天；
脸像绸缎般闪光，
面似油脂般发亮。
——那发明火的火神啊，
我们向您敬献奶油和肥肉，
我们向您敬洒醇香的奶酒！
祈求您赐予最大的福份，
让我们在幸福中永生！^①

由此可以看出，拜火习俗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反映当时妇女执掌火的使用和保管的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崇高。

上面所谈的只是自然崇拜中的三个主要的崇拜，此外还有关于日、月、风雪、山川等崇拜。在下一节关于自然崇拜神话中加以补充论述。

(二) 图腾崇拜中的女性

翻开《蒙古秘史》的第一页有这样一段文字：“……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径。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

^① 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